

# 四季锦

下

NIU LIU  
明月珰

著

完结篇

他立于权势之巅，只为守候她今生无忧！  
爱江山更爱美人，待他拱手河山，携美同游！

暖爱甜宠系古言大神

明月珰 倾情打造经典华丽力作！

她从郡主变灰姑娘，各方恶斗，险象环生中赢得风生水起！

披着美貌妖孽画皮的他，拍着她的脑袋却说：“渣女，你‘作’够了没有？”

高冷忠犬痴情皇子VS死了也要作的狡诈女主，专宠无上限！

独家番外！最细腻秾丽的笔墨，最甜蜜的爱情故事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四季锦

下  
SI JI JIN  
明月珰  
作品

终  
结  
篇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四季锦：终结篇：全2册/明月珩著. —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8038-6

I. ①四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10737号

书 名 四季锦·终结篇  
作 者 明月珩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 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周 莉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文字编辑 周 莉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500千字  
印 张 35.5  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，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038-6  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

## 目录

### CONTENTS

---

|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被迫观刑惨晕倒 | 1   |
| 第二章  | 佛经镇魂显奇效 | 21  |
| 第三章  | 皇子悉心苦照料 | 40  |
| 第四章  | 软烟罗衫惹垂涎 | 59  |
| 第五章  | 妻妾争宠群芳艳 | 75  |
| 第六章  | 扮男装随驾西征 | 91  |
| 第七章  | 九擒九纵敌臣服 | 108 |
| 第八章  | 天降表妹夺恩宠 | 124 |
| 第九章  | 巧施计策战情敌 | 143 |
| 第十章  | 守得云开见月明 | 159 |
| 第十一章 | 亲人密友来相劝 | 173 |
| 第十二章 | 良辰美景终成好 | 182 |
| 第十三章 | 突现布偶遭嫁祸 | 194 |
| 第十四章 | 使计智胜郝嬷嬷 | 208 |
| 第十五章 | 中馈在握巧打理 | 225 |
| 第十六章 | 聪颖阿雾察真相 | 241 |
| 第十七章 | 娇妃之死扯旧事 | 259 |

---



## 目录

### CONTENTS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八章  | 侧妃相思回王府 | 277 |
| 第十九章  | 力劝廷易展抱负 | 296 |
| 第二十章  | 观大戏竟致落水 | 310 |
| 第二十一章 | 上海之行故事多 | 324 |
| 第二十二章 | 反常状况疑心起 | 345 |
| 第二十三章 | 阿雾泄密救娘亲 | 363 |
| 第二十四章 | 心灰意冷感情疏 | 398 |
| 第二十五章 | 龙泉寺里晓真相 | 423 |
| 第二十六章 | 殷殷勤勤欲和好 | 439 |
| 第二十七章 | 重归于好甜蜜蜜 | 485 |
| 第二十八章 | 和和美美喜得子 | 494 |
| 番外一   | 阿雾有子万事足 | 520 |
| 番外二   | 零零碎碎小时光 | 524 |
| 番外三   | 众望所归小公主 | 527 |
| 番外四   | 两位皇帝的日常 | 529 |
| 番外五   | 昔日旧友再相见 | 533 |
| 番外六   | 荷花欢喜初入宫 | 537 |
| 独家番外  | 情真意切来生缘 | 550 |

---



## 第十八章 侧妃相思回王府

SI JI JIN

西苑里头，阿雾从窗户向外望，白茫茫一片。楚懋从外头匆匆走进来，看着阿雾道：“老六在魏王府自尽了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阿雾不信，虽然向家土崩瓦解，可是六皇子楚愈却是皇上的亲生儿子，断然不至于要他性命，何况当时隆庆帝在谕旨里并没有牵扯先皇后，究其心也就是为了护住这个儿子。

楚懋端起茶水，啜了一口，微笑地看着阿雾。

阿雾啊了一声，手掌在小几上轻轻一击，骂道：“真狡猾。”

楚愈可不仅仅是为了活着，他还要让隆庆帝放他出去，同时最好能“复宠”——毕竟皇帝可用的只有三个儿子，但是老五是不成器的，老四又是那样不得圣心，所以楚愈选择赌一赌。

既然他都已经自戕了，皇上又怎么好意思再逼他去死？

“没死成。”楚懋的话里多少有些惋惜，“他还算有点儿手段。”

“可他当皇上是傻子吗，皇上不会相信他是真心自尽的。”阿雾挑起楚愈这一招的毛病来。

“过来。”楚懋向阿雾伸伸手。

阿雾嘟嘟嘴，楚懋就是这点儿不好，大夏天的也总是喜欢搂搂抱抱，亏得今日雨大，还算凉快。阿雾挪到楚懋跟前，被他揽在膝上，这才听楚懋道：“那你觉得老六使的什么招？”

阿雾看了看楚懋，又想起楚懋的行色匆匆来。下这么大的雨还在外头办事，阿雾瞪大眼睛道：“他想嫁祸给你？”

向贵妃害死了先皇后，楚懋为先皇后报仇而企图逼死楚愈，这完全说得通，何况还有偌大一个龙座作为奖励。楚愈这一招真是恶毒，自己找死还不忘拉个垫背的。

楚懋奖励地在阿雾的脸蛋上亲了一口，“真香啊。”

“那殿下……”阿雾正想问楚懋是怎么应付的，可才刚刚张口就被楚懋含住了唇瓣，反复蹂躏起来。她最讨厌楚懋这样，话才说到一半，就急吼吼地行起事来，因而阿雾使力地捶打楚懋的肩膀。

楚懋的吻却越来越狠，用舌头强势地撬开了阿雾的齿门，灵活地钻了进去，搜刮着阿雾口内每一寸柔软的嫩肉。

阿雾可不是好欺负的人，她拿牙齿去咬楚懋。楚懋疼了，就在她胸口使力地抓一把，惹得阿雾哼哼呼疼。

可是楚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丝毫不懂怜香惜玉，可着劲儿地在阿雾身上又揉又抓。阿雾只能哎哎地叫着，“别，脖子，脖子……”

自从元蓉梦薨后，阿雾和楚懋就未曾行过房，虽然不用守制，可在宫里头到底还是要避讳些。阿雾原本是打算由着楚懋闹一小会儿，他素来极有分寸，不会越雷池，哪知楚懋却没有要停手的意思。

阿雾这才急了，大力推打楚懋道：“殿下，殿下，不能……”

楚懋听了，一口咬在阿雾的肩上。肯定咬出牙印了，阿雾疼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口不择言地道：“你是畜生吗，居然咬人！”

楚懋气息不稳地放开阿雾，笑道：“我真恨不能变个畜生。”楚懋的双手从背后环住阿雾。

“哎哎，跟你说正事儿呢。”阿雾想起先头被楚懋打断的话。

“从明日起你就开始装病，对外就称今日淋了雨。”楚懋放开阿雾，一脸正经地对阿雾说。

阿雾只道楚懋是为了应付楚愈想出来的招式，虽然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装病，却也立马就点了头，万分地配合楚懋。

“殿下，可想出法子对付他了？”阿雾口中的“他”自然是指楚愈。

“不用理他，秋后的蚱蜢蹦跶不了几日了。我倒是担心黄河两岸。”楚懋皱了皱眉头，屋子里先才的旖旎之情顿时烟消云散。

阿雾拢了拢衣襟，站起身，喝了一大口茶润嗓子，才开口道：“殿下是担心这雨……”

今年上京的雨水有些多，可这并不代表南边的雨水也多。

“南方那边传了消息来，黄河和淮河沿岸决堤了十几处。”楚懋皱着眉头道，“这些年两河护堤年年修年年垮，那些人尸位素餐，却还高官厚禄地供着。皇上却一

心臓在儿女私情里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。”

于这些治国大事上，阿雾插不上嘴，“那殿下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这河工上头，年年花费巨大，那些老头子一个劲儿地安排自己的门生故吏，却丝毫不体谅民生之艰，革旧除新，我今后可不希望有那些老狐狸掣肘。阿雾，我更相信那些年轻后生，有干劲，有冲劲，哪怕是为了自己往上爬，也要做些实事。”楚懋望着外头屋檐上哗哗下泻的雨水道。

“可他们缺少经验。”阿雾道。

“我想亲自去黄河、淮河一线走一走，阿雾。”楚懋道。

“现在吗？”阿雾惊道，“可是那太危险了！”如果楚懋要去前线，一旦河堤决口，洪水肆虐，便是楚懋功夫了得也未必能幸免。

“治理河工是个无底洞，可是我还是希望能把它的底给填起来。如果那些人稍微有些作为，国库也不会空虚至此，洛北的鞑靼和东北的女真，还有南边的倭国也就不敢虎视眈眈了。”楚懋拉过阿雾的手将她拥到胸前。

阿雾听得出楚懋的雄心，北化鞑靼，东统女真，还要治理河工，使得大夏朝海清河晏，“可是这些都急不得，殿下。”

“只要有阿雾陪着，我就不急。”楚懋亲了亲阿雾的耳垂。

阿雾本想问，她不陪他，又有什么可急的，可是又怕接下去楚懋同她说“怪话”，她可受不住。

“那这和让我装病有什么关系？”阿雾还是没弄明白，既然不是为了楚愈，为何楚懋让她装病？

“殿下是想带我也去黄河、淮河一线走走吗？”阿雾忽然灵光一闪。

楚懋见阿雾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里头有欣喜还有激动，他捏了捏阿雾的手心，“这个嘛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虽然楚懋没有肯定地回答阿雾，可阿雾觉得十有八九是这样的，上回他不就带了自己去洛北吗？

次日，阿雾果然病了，高热不退，咳嗽不止，药喝了一碗又一碗，还是没效。而隆庆帝打从清凉后山回来后，也病倒了。

楚懋同太医议过后，回禀了田皇后，将阿雾挪去了他在清凉山上的别院住。因着隆庆帝这回大病，田皇后自然巴不得将楚懋从皇帝身边撵走，只留五皇子在西苑，到时候若是有个万一，楚懋刚好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。

话又说回楚愈那边，不知为何他自尽的消息仿佛石子落入深潭一般，只激起了一

点儿涟漪，便消失无踪了，也没有牵连上楚懋。而隆庆帝则让苏德海代他前去魏王府问话。

事后有消息传出，隆庆帝让苏德海传的话，是怒责楚愈，父亲还在，他如何敢让老人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苦，斥其不孝不忠，由亲王贬为郡王。

阿雾叹息一声，隆庆帝果然还是看重楚愈的，如果真是不在乎这个儿子了，又何必让苏德海去传话斥责？只要做长辈的还肯管教晚辈，那多半还是愿意照看他的意思。

“皇上没有怀疑你吗？”阿雾此时已经住在了归田园的兰雪堂。归田园是楚懋名下的一处小园，作夏日避暑之用，建在清凉山一脉，不过并不在清凉山的前山后山，而是在其蜿蜒向西的一处被当地人唤作遮月峰的山上。

归田园占地不过十余亩，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听其名便知是一处质任自然的所在，慕农而建，因名“归田”。归田园四周诸山环拱，万树蔽日，千簷遮月，更胜清凉山的清凉，邻处有僧庐，旦暮梵声从竹林中来，阿雾一住下，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。

“这种事情越解释就越有问题。到了皇上这个境地，我即使能撇得干干净净，他也会怀疑三分。”楚懋道。

阿雾点点头，眼看着隆庆帝的身子越发不行，换作是她，她也得对这些儿子个个都保持怀疑。那毕竟是天下最尊贵的宝座，谁能不动心，谁能不使计？

依阿雾想来，隆庆帝对这当口楚懋爆出蛇果草一事，定然也是起了疑心的。而楚懋如今急流勇退，搬离西苑，若再加上后面自请治河，远离京畿，那样一来就能大大消除隆庆帝的疑心。

归田园的景色又如此怡人，阿雾也就不再想那些烦心事，安安心心地住了下来。

阿雾环顾了一下四周道：“殿下，这里伺候的人是不是少了些？”

“既然是归田，要那许多伺候的人做什么，难道不觉得扫兴？”楚懋捏了捏阿雾的鼻子。如今阿雾所在的兰雪堂，除了紫宜、紫锦两个外，就还有一个粗使婆子和一个小丫头伺候，冰霜则住在园子的另一处地方静修。

一时，紫锦从外头进来，手里捧了个一尺见方的木雕曲水团万寿纹的衣料匣子。原本斜靠在榻上的楚懋一下就坐直了身子，“搁下吧。今日放你和紫宜半日假，出去告诉那婆子和小丫头，也一并放假，晚饭前不许人靠近桂树林。”

紫宜和紫锦应了是，自出去。

阿雾则惊讶道：“殿下这是做什么，待会儿岂不是连喝口茶也没人伺候？殿下是要带我出去玩耍吗？”

楚懋“不怀好意”地笑了笑，“自然有你玩耍的。”

楚懋揭开那衣料盒子，露出里头薄薄的两件衣裳来。阿雾一眼就认出那正是楚懋画的样子让绣工做的衣裳。

阿雾低啐一口，没想到楚懋还真吩咐人去做了。

阿雾穿上鞋下了榻，手里摇起象牙丝编的团扇道：“呀，真热呢，我去竹林那边转转。”

说罢阿雾就要出去，却听见楚懋在后头道：“阿雾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咱们下棋打赌，你还欠我一个要求？”

阿雾愕然地转头道：“我自然记得，不过这个要求我不是已经允过殿下下了吗？”在他们圆房的那日，楚懋就哄着她下完了那局棋。如果不是那样，阿雾觉得自己根本不会任由楚懋予取予求，让他在自己身上撒欢。

“我怎么不记得向你提过要求？”楚懋的手在那衣服上摩挲。

“你虽然没有说出口，可你那天那意思不就是……”阿雾说着说着，才发现当初是着了楚懋的道儿，他果然是从没提过要求。

“我就知道你耍赖。”楚懋走过来捏了捏阿雾的脸蛋儿，“我记得咱们还讲过条件，如果你穿上这衣裳，我就半个多月不碰你，你还记得不记得？”

“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。”阿雾耍赖道。

时光飞逝，人总要成长，而阿雾则成长得特别快，她觉得当时她一定是脑子有毛病，才会被楚懋忽悠得去谈条件，这不是明摆着楚懋肯定会食言而肥的吗？

阿雾打定主意要将楚懋的所有话都当作耳旁风，可惜楚懋不放过她。即使阿雾用双手捂住耳朵往外冲，也无济于事。她的双手被楚懋反剪在身后，而楚懋解开她的腰带，用来绑住她的手。

阿雾这才忙不迭地叫唤，“哎，哎，楚懋，你做什么？”

楚懋的笑声从阿雾背后传来，“你都喊我楚懋了，你说我要做什么？”楚懋在阿雾的肩头重重地拍了拍。

“那你也别绑我啊。”阿雾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

“这是对小赖皮的惩罚。”楚懋的声音带着一丝恶意在阿雾肩头响起。

尽管“小赖皮”听起来带着几分宠溺，可是阿雾知道，楚懋行起事来可真没有怜香惜玉之心，今日又是这般起因，阿雾的底气一泄而空，娇滴滴嗲兮兮地道：“景晦——你别这样，我手疼。”

“不疼你怎么会得到教训？小赖皮。”楚懋点点阿雾的鼻子，“我最恨不遵守约定的人，你当初不答应就罢，我又没拿刀子比在你脖子上，可你既然答应了，阿雾……”

阿雾向来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，变节得十分自然，“啊，我记起来了，景晦，我

记起来了，咱们是谈过条件，二十一天，二十一天。”

楚懋冷笑了一声。

阿雾又柔声哄道：“景晦，你先把解开啊，不然我怎么去换衣裳？”

“如今可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了，否则你今后岂不是想反悔就反悔？”楚懋不接受阿雾的求和，拿手捏了捏阿雾的鼻子。

阿雾也不知哪里来的灵感，“妙舌生花”地在楚懋的手指上舔了舔。楚懋的手一顿，食指下滑搁到了阿雾的唇边。

阿雾学着楚懋吻她的指尖那样，用舌尖轻轻卷着楚懋的食指。

楚懋十分受用地唔了一声，将食指探入阿雾的口腔里。

阿雾极尽谄媚地吮了吮他的手指，一边还不忘拿眼睛向着楚懋眨呀眨的，求原谅。而楚懋接下来的动作则是将中指也探入了阿雾的口里。

阿雾愣了愣，心里暗恨楚懋的得寸进尺，可惜打也打不过，赖也赖不过，只得做低伏状。奈何两只手指对于阿雾来说，已经有些应付不过来，舌头都酸了。

好在楚懋不过略停了停，就收回了手，阿雾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就见楚懋开始解他自己的腰带。

“殿下，你做什么？！”阿雾心里升起极端不好的预感。

楚懋俯低身在阿雾的耳边轻轻说了一句，炸得阿雾的头发都要立起来了，“楚懋！你，你……”阿雾直打哆嗦，她可受不了这个。

可惜楚懋就跟听不见似的，扫了阿雾一眼，就继续解他的腰带。

阿雾如何不清楚楚懋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，忙换了口气，又甜又糯地道：“景晦，刚才是我不好，人家是跟你玩笑来着，景晦——”如果可以，阿雾都恨不能蹭到楚懋身上摇尾巴。

“哦。”楚懋解腰带的手这才停下。

“你放开我吧，我这就去换，景晦——”阿雾的拖音又娇又黏，用手拧上去，仿佛就能拧出一碗甘蔗水来。

楚懋仿佛很不情愿地叹息一声，“好吧，这回念你初犯就暂时放过你。”

阿雾大松了一口气。在楚懋替她解开捆手的腰带后，她心有余悸地悄悄挪开三尺距离，这才向楚懋可怜兮兮地问道：“景晦，那你答应二十一天还算不算数？”

楚懋冷笑着看了阿雾一眼，“我是不守信的人吗？”

“是。”阿雾嘴上这样答道却心想，在这种事情上楚懋对她可不是第一次不守信了。不过她这会儿敢怒不敢言，只得用话来困住楚懋，于是笑着道：“殿下从来都是一诺千金之人。”

“还不快去换？”楚懋有些不耐烦地瞪了阿雾一眼。

阿雾这才磨磨蹭蹭地从那盒子里将两件衣裳都拎了起来，薄薄的雪光绫，一件短得最多能遮住屁股，另一件稍微好些，裙及脚踝。

阿雾权衡了一下，还是选了长裙，转往屏风后头去了。

而楚懋的声音则从屏风的缝隙里凉悠悠地传到阿雾的耳朵里，“给你一盏茶的时间，否则到时候别怪我……”

至于别怪我什么，就不得而知了，阿雾脑子里一团乱麻，自己先把自己吓了个半死。

阿雾磨蹭不得，只能以一种引颈就戮的英勇走出了屏风。

楚懋的眼睛眯了眯，尽管他已经无数次想象过阿雾穿这衣裳的样子，可也不得不承认，阿雾穿上之后比他想象的还要美。

雪光绫十分贴身，这衣裳又剪裁得格外合身。

阿雾十分不自然地捋了捋裙子。整件衣裳仅仅以一条细细的绳子挂在脖子上，她十分担心万一绳子断了可怎么是好，而且那桃心领开得也未免太低了。

“转一转。”阿雾听见楚懋有些低哑的声音道，她便听话地缓缓转了一圈。

楚懋的视线凝聚在阿雾背后深深的脊背里。

阿雾只觉得背心一凉，这衣裳前头就算了，后面用料比前头还省，干脆就整个没有。阿雾实在不习惯这样站在楚懋跟前，她将双手交叉搂住手肘，怯生生地道：“我可以去换回衣裳了吧？”

说着阿雾就要往屏风后去，却见楚懋跨前一大步立在她面前。

阿雾忙往后退，急道：“你要耍赖？”

楚懋盯着阿雾的胸口道：“长大了些了。”

“楚懋！”阿雾嗔道。

“其实你心里一直都知道我会食言的是不是？”楚懋撩起阿雾垂在胸口的一缕头发卷在手里把玩。

“殿下一诺千金，怎么会食言？”阿雾不往楚懋的圈套里钻。

“小骗子。”楚懋捏了捏阿雾的脸蛋儿，“我自然是不会食言的，江湖规矩讲究兴欠不兴赖，所以我不耍赖，阿雾。这二十一天算我欠你的，等我六十岁就还你。”楚懋一把钳住阿雾的腰，不许她逃。

阿雾尖叫着被楚懋抱离地面，“楚懋，你这个无赖、流氓、浑蛋……”

“你继续骂，我喜欢听。”楚懋笑道。

阿雾心里头暗恨楚懋的狡猾，她怎么就忘记约定这二十一天局限在什么时候了！她也是个笨的，她也可以这样推托，等六十岁再来穿这衣裳嘛。

“楚懋，我以后再也不信你了，哼！”阿雾恨恨地被楚懋压在身下。

楚懋听了之后，撑起身子想了想，居然重新坐了起来。

这简直大出阿雾的意料，以至于有些不相信馅饼儿掉她头上了。

“好，阿雾，为了让你服气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”楚懋用手指轻佻地抬起阿雾的下巴道。

“什么机会？”阿雾问道。

“从兰雪堂出去一直到桂林，今日我都吩咐了不许人进入，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你出去随便躲，只要不让我找着你，我从今日起就当二十一天的和尚，如何？”楚懋道。

阿雾的眼珠子转了转，提出条件道：“那，那我要先换衣裳。”

楚懋冷哼一声，“你现在有资格讲条件吗？”

女人在力气上天生就逊于男人，何况还是一个练武的男人，可阿雾还是不想认命，“我穿成这样怎么出去？万一，万一……我不跟你赌，我要换衣裳，你走开。”阿雾恼怒地开始推楚懋。

结果楚懋纹丝不动。

阿雾急道：“楚懋，你再这样，我要生气了哦，我真的要生气了哦！”

结果楚懋却悠悠闲闲地笑道：“哦，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们阿雾私心里是极希望被我宠幸的。”

阿雾惊得嘴巴都可以放下一个鸡蛋了，指着楚懋的鼻子，说不出话来，他、他这说的是人话吗？“你，你无耻、下流！”

“难道我说得不对？我叫你躲，你都不肯，又在我身上推来推去，就是圣人也得被你挠出火来。”楚懋捉住阿雾指着他的手道。

“你、你无赖！”阿雾辩不赢楚懋，气得直跺脚。

“我数三声，如果你再不躲，我可就要不客气了。阿雾，我会让你死去活来的！”楚懋的话越说越露骨。

阿雾双手掩耳，大叫着往外头跑，还不忘回头骂道：“楚懋，你这个臭流氓！”然后啪的一声，狠狠地将门合上，“呐，你说了给我一炷香时间的。”阿雾紧张兮兮地四处张望，生怕有人闯进来看见她这副模样。

阿雾快速地打量一番后，跑到涵清池边捡了一根树枝，蹑手蹑脚地走回去，将正门从外头拴了起来，然后这才恨恨地四处张望找躲藏的地方。

兰雪堂前头正对的是涵清池，涵清池前头有一处绵延的假山环绕，再外头便是梅林和竹林，最外面则是桂林。

阿雾想来想去，只有假山的腹洞里可藏人，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。

“阿雾，一炷香时间一到，我可要出来了哦。”楚懋的声音从兰雪堂中传出来。

而此时阿雾正在蜘蛛网似的假山下面乱串。归田园阿雾从没来过，所以也压根儿没想过涵清池周遭的这一脉假山下头居然复杂若此，所谓正合心意也。

只是即使是在盛夏，假山腹中也有些阴凉。阿雾穿得又实在是少，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她赶紧拿手捂住嘴巴，悄悄地挪了个地方。

假山腹中响起脚步声，楚懋特有的步伐阿雾还是听得出的，当然前提是他愿意让她听见。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阿雾后面的这种本事，祈王殿下经常表演。

阿雾的心都提在嗓子眼儿了，结果阿雾还听见楚懋的声音在山腹里回荡，“阿雾，我看到你了。”

一向以高贵典雅的淑女自称的祈王妃阿雾在心底骂了句脏话，“你能看到个屁。”不过骂归骂，阿雾还是忍不住开始挪动，这是自信不足的表现。

阿雾像一只壁虎一样，贴着山壁轻轻挪步，好在她穿的是室内的那种软底鞋，落地时几乎没有声音。阿雾见左手处有一道亮光，心想楚懋既然在山腹里串，她正好往外头去。

都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阿雾已经看好了下一步的落脚点。

楚懋的脚步声已经渐近，阿雾赶紧闪了出去，屏住呼吸以背贴在假山壁上，动也不敢动，因为此刻楚懋已经站在了阿雾身后的山腹内。待听到脚步离开的声音，阿雾才松了口气，猫着腰想尽快跨过涵清池，回到兰雪堂。

因此阿雾选了一条最近也最危险的路，从涵清池上正对着假山的纤月桥去兰雪堂，路程最短。

阿雾刚刚奔到桥中，就听见背后传来登徒子的声音，“瞧瞧，爷我发现了什么？”

阿雾吓得头都不敢回，尖叫着抱头鼠窜，却被楚懋从后面毫不留情地拽了回去。

“嗯——”楚懋在阿雾的脖子上吸了一口，发出长长的喟叹来，“哪儿来的小娘子，又香又白？”

根据阿雾对楚懋的了解，今日祈王殿下一定会大快朵颐的。阿雾已知躲不掉，但可不愿意在这外头行那没脸的事情，因而求饶道：“我认输，我认输，我们进去好不好？景晦，我们进去。”阿雾伸手拉楚懋的手。

“进去干什么？”楚懋的声音因为忍耐，连笑声里都带着嘶哑。

阿雾不语。

“你说不说？”楚懋掐住阿雾的脖子。

阿雾没骨气地猛点头，羞恼地吼道：“进去好好说话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楚懋将阿雾翻了个身压在纤月桥的栏杆上。

“景晦，你快放开我，我们进去好不好？”阿雾简直要哭了。

“不好。”楚懋回答得很简洁。

纤月桥是座小小的竹桥，看起来就颤巍巍的，只听得吱吱呀呀的声音从桥体上传出来，阿雾真怕下一刻这桥就塌了。

阿雾身下的涵清池平静无波，清澈见底，正好倒映出阿雾的样子来，颤巍巍的像一朵被强风袭卷的玉兰花。

阿雾的心里怕极了，怕有人闯进来看见，怕桥塌了，怕自己这副欢喜的样子。

两个人在桥上闹腾了好一会儿，阿雾只当今日之劫就算过去了。哪知道她在水里爬起来的时候，楚懋硬逼着她穿上了另一件薄衫，仅堪堪地遮住了脖子。

“我才不要再躲。”阿雾被楚懋拥到门口，她如是说。

楚懋不说话。

“反正结果都一样。”阿雾噘嘴道，而且在她看来结果还不如不抵抗哩。

楚懋不说话，只是淡淡地捋了捋袖子上不存在的褶皱，简直是不说话就屈人之兵。

“我们不能就在屋里说会儿话吗，景晦？”阿雾可怜兮兮地道，然后回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脚踢在祈王殿下脖子上，然后飞也似的跑了。

空中传来阿雾银铃似的欢畅笑声，和楚懋痛苦的闷哼声。哪怕是损人八百，自伤三千，阿雾都愿意。能听见祈王殿下痛苦的声音，她只觉得今日所受的苦累都值得了。

阿雾在假山腹洞里飞快地奔着，像一头小鹿一般。恢复过来的祈王殿下则在后面气急败坏地追赶，“荣璇！”

阿雾的笑声在腹壁的回响下显得格外嚣张，认怂果然伤身，做人还得大胆些，这是阿雾今日的总结。

楚懋的脸黑得不能再黑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荣璇、荣阿雾、荣玉生，你这是作死！”

“你再欺负我，我就让冰霜教我腿功，下回你可就没这么轻松了。”阿雾威胁道。

“好得很。”楚懋冷冷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在山腹里阴暗的光线下，格外瘆人。

接下来阿雾绝没有料到自己会那样怂，她以为往常她经历的暴风骤雨已经是极限了，哪里知道祈王殿下素日里真是在体贴她，但这次阿雾的脖子几乎都要断了。

假山腹洞毕竟不比柔软的床铺，墙上也凹凸不平，哪怕楚懋整个过程里一直用手护着阿雾，可总有不周的时候，可怜阿雾一身细皮嫩肉，现如今好几处都破了皮，更不用提红肿不堪的脖子了。

阿雾又疼又累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，蔫耷耷地趴在床上，眼泪花花一朵一朵地

顺着眼角往下流。这样无声的哭泣，真是可怜得叫人心碎。

祈王殿下坐在床头守着阿雾，眼里难得地满是无措。待要伸手抚摸阿雾进行安慰时，手才刚刚碰到她，她就开始嘶嘶地抽气儿，一副伤得极厉害的样子。

这时候的阿雾就像一只独自舔舐伤口的小狗，叫人看了无比心酸。

楚懋看了看自己的手，他和阿雾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，她闹上这么一出，无非就是为了让他内疚。楚懋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阿雾，不管怎样，到底是被她给算着了。

楚懋伸手去揉阿雾的头发，阿雾本想甩开他的手，可是一动起来就觉得浑身都痛，尤其是下头。阿雾只得拿鼻子出气，哼了楚懋一声，示意他自觉点儿。

结果祈王殿下一点儿自知之明都没有，连别人不喜欢他碰也看不出来。阿雾的头发被楚懋轻轻揉着，她反抗不了，便在那温柔的力道下睡了过去。

阿雾和楚懋在归田园才住了三日，便回到了祈王府，而隆庆帝也从西苑起驾回了禁宫。至于魏郡王楚愈，居然被放了出来，依旧在内廷行走。

阿雾知道消息后，看了看沉默不语的楚懋，显然楚愈自尽那一招的确起了效果。

阿雾拿手覆盖住楚懋的手背安慰道：“殿下。”

楚懋拉起阿雾的手吻了吻她的指尖，“不疼了？”

阿雾对楚懋的满腔怜惜瞬间化为了满腔的羞怒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“楚懋！”

楚懋笑了笑，拍了拍阿雾的手背，“眼下要紧的还是黄淮的水患，我去许闲堂一趟。”

阿雾点点头，知道楚懋是要去寻幕僚商议，便起身送楚懋出去。

楚懋去后，阿雾的事儿可就堆着来了。她离了祈王府如此久，虽然有紫扇、紫坠帮衬着，还有陶思瑶暂且理家，可毕竟还是有以她们的身份不能做主的事儿，这会儿都汇拢了等着阿雾处理。

因玉澜堂的净室还未修好，阿雾依旧住在冰雪林，便拣了日知堂做理事之厅。哪料她刚坐下不到一刻钟，便有丫头来报，“何侧妃和镇国公世子夫人来了。”

说实话，阿雾几乎都要忘记何佩真这个人了。不过此时何家上门，却也在阿雾的意料之中。

“请她们进来。”阿雾挥手叫人将日知堂摆着的账本搬了下去。

镇国公世子夫人肖氏和何佩真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，阿雾也不起身，啜了一口茶，看着两人也不说话。

肖夫人和何佩真见阿雾如此模样，都忍不住皱了皱眉头。就算何佩真当不得阿雾起身，可堂堂镇国公世子夫人，又是长辈，还是当得起阿雾起身寒暄的。